

太行秋歌

郭亚舒

当第一缕凉风亲切地拂过太行山广袤的大地，秋，突然变成了优雅的画家，握着细腻的画笔，蘸着色彩斑斓的颜料，开始精心描绘这一季绚丽多彩的盛景——太行之秋。

清晨，推开窗户，清新凉爽的气息，丝丝缕缕地涌入房间，仿佛是在倾诉着秋季的到来。举目远眺，天空湛蓝如宝石，深邃而清澈，洁白的云朵如同刚出炉的棉花糖，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，时而聚集成群，时而慢慢散开。

漫步公园，脚下的小径铺满了金黄色的落叶，宛如一条金色地毯，踏上，发出“沙沙沙”清脆的响声，仿佛是落叶在吟诵着秋的挽歌。路两旁的树木，像大自然孕育出来的调色

板，树叶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色彩，红的似火、黄的如金、绿的还透着夏天的余韵，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。枫叶在秋风中摇曳生姿，那鲜艳的红色，仿佛是秋天的热情在燃烧，引来无数人驻足欣赏，用手机或相机定格这美丽的瞬间。

湖水在秋风的亲吻下，泛起了层层涟漪，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、如梦如幻。岸边的垂柳，依然保持一抹淡淡的翠绿。偶尔也有几片衰老的叶子被秋风剪落，让人们觉得秋天的脚步飞快。湖中的荷叶大多数已经凋零，枯萎的叶子漂浮在水面上，别有一番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诗意。偶尔有几条小鱼在荷下穿梭嬉戏，为这宁静的湖面增添了几分灵动

气息。

太行山的秋天，是丰收的季节。田野里，那金黄色的谷浪，此起彼伏，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。饱满的谷穗，垂下了沉甸甸的头，向人们点头示意，展示着丰收的喜悦。农民们在田野里穿梭着，他们忙碌的身影绘制出秋日里最美的风景。果园里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了枝头，宛如一颗颗小红灯笼；红黄色的苹果梨，期盼着早日成熟；一串串葡萄，瞪着乌黑的双眼，犹如玛瑙般晶莹剔透，散发着诱人的果香，空气里弥漫着沁心入肺的芬芳，令人垂涎三尺。

傍晚，夕阳把蓝天染成了橘红色，整个太行大地被笼罩在这温柔的光芒之中，遥远的山峦，在夕阳的映

照下，轮廓变得更加分明。此时此刻，山坳里，升起袅袅炊烟，山边的晚霞相互依衬，构成一幅宁静而祥和的田园秋景。

夜晚，秋虫在草丛中低声浅唱，为这秋夜增添了别样的情调。月光如银，洒在辽阔的大地上，给世间万物都披上了一层银纱。漫步在月色下，感受着秋夜的清爽，心中的闷热与烦躁也被清馨的月光驱散。

太行之秋，孕育着独特的韵味和魅力，既有大自然赋予的色彩斑斓，又有丰收带来的喜悦与满足；既有清晨的温馨与宁静，又有夜晚的温柔与浪漫。真是一曲太行秋歌，在时光的长河中激情奏响，永远回荡在人们心间，令人陶醉，难以忘怀。

走进秋天

牛喜生

在蝉的燥叫声中，从岁月的陌上，秋悄悄来了。秋风送爽，秋雨入梦，秋叶飘诗，秋花浪漫。走进秋天，就走进了诗，走进了画，走进了云淡风轻、静美安怡的世界里。

遍地是诗啊！你看，那蓝天白云下，飘舞的柳丝、喧哗的杨树林、院子里的葡萄架、田野河流、沉甸甸的玉米高粱、随风摇动的稻谷、柏油路上奔忙的车、夕阳下的袅袅炊烟、草丛里虫儿低吟、碧波荡漾的湖面、飘飞的芦花，哪一处不是诗？

到处是画啊！放眼一望，黛色的远山、火红的枫叶、金黄的菊花、静静流淌的绿色小河、鱼翔浅底、水藻的淡香，五彩缤纷，色调淡雅，既没有春的嫩艳，也不具夏的浓烈，而独显秋的成熟柔美，让人久久回味。这任意一瞥，不都是惹眼的最美图画吗？

独立寒秋，伫立于楼台亭阁，或小桥，或原野，或水岸，举目远眺，任思绪飞扬，那是何等的惬意！

置身于秋境之中，远离了喧闹，走出人世红尘。回望来时的路，你会更成熟、更清醒、更富有、更理性、更深刻。秋阳明丽，爽风徐拂，你会有一丝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”的淡淡忧伤。你更会有一种从幼稚到成熟，从勤奋到收获的幸福感。秋日静美，洗去昔日的忙碌和烦躁，心灵净化，空灵高远，过滤思绪，你会更多体会到是与非、对与错、真善美与假恶丑及世态炎凉的真实面目。

天高云淡，大雁南飞。秋天是个思念泛滥的季节。你可能想起北方有佳人，也可能想起江南撑着油纸伞的雨巷，还可能想起海上升起的一轮明月。秋天的故事太多太美了！

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走进秋天，就走进了诗，走进了画，走进了一种瑰丽的美。

秋天，秋天！

庙会听戏(外一篇)

梁晋丽

又是一年相公庙会，家门口的老槐树下搭起了戏台。黄昏时分，锣鼓声一响，四邻八舍便聚了过来。丈夫从家里搬来两把沙滩椅，我们挨着几位银发大爷坐下。晚风掠过树梢，戏台上的红绸帷幕被风吹得微微晃动，灯光下，演员的影子拉得老长。

台上唱的正是《薛刚反唐》。这故事我从小听父亲讲过无数遍——薛刚大闹花灯，误杀太子，连累薛家满门抄斩，后来在西凉借兵，辅佐李显复唐。小时候最不耐烦听戏，总觉得咿咿呀呀的调子拖得人心焦。大人们仰着脖子看得入迷，我们这群孩子就在台下钻来钻去，偶尔被母亲塞几颗两分钱的江米蛋，才肯安分片刻。

父亲总爱提起一桩旧事，说我三岁那年，母亲去邻村看戏，他一时没看住我，我竟溜进邻居家的马厩玩铡刀，差点把左手食指铡断。母亲在戏台下听到消息，吓得腿软，被人搀着赶回来。如今我的指节上还留着一道疤，弯弯曲曲，像条蚯蚓。每次看到它，就能想到那天的慌乱——台上戏文正唱到高潮，台下却有人惊惶

奔走，戏里戏外，竟都是一场悲欢离合。

长大后，我对戏曲始终敬而远之，总觉得那是老人家的消遣。偶尔路过戏台，见一群白发翁妪摇头晃脑地跟着哼唱，自己站在旁边反倒像个误入的异类。可今天不知怎的，当熟悉的梆子声响起，薛刚头插雉鸡翎、薛奎抡着大锤登场时，我忽然听出了滋味。那高亢的唱腔里，有金戈铁马的杀伐气，也有市井巷陌的烟火味。鼓点急时如暴雨，慢时似檐角滴落的残雨，一声声敲在心上。

夜渐深，戏演到薛刚带兵攻破长安，台下观众喝彩连连。我侧头一看，丈夫不知何时已歪在椅背上睡着了，嘴角还挂着一丝笑，想必梦里也在听戏。前排的大爷却仍挺直腰板，浑浊的眼睛映着台上的光，亮得惊人。

上党梆子这东西，小时候嫌它吵闹，如今倒听出了乡愁。它像家乡的陈醋，初尝酸涩，回味却绵长。这种“昆梆罗卷黄”杂

糅的腔调，在这片土地上唱了几百年，唱过丰收，唱过战乱，唱过婚丧嫁娶，也唱过许多离乡又归家的人。

戏散时已近午夜，人群三三两两离去，灯笼的光晕在青砖路上摇晃。我搀着睡眼惺忪的丈夫往家走，身后的戏台正在拆，幕布落下时扬起一片细尘。明年的庙会，这出戏大概还会再唱，台下也还会有人睡着，有人醒着，有人半梦半醒间，听见了童年的回声。

星与霞

你是天边的星，遥远而明亮，清冷的银辉洒落，却偏偏牵动了霞光的目光。她驻足凝望，悄悄掬起一捧星光，捧在掌心细细端详。那光芒便在她指间流转，如两缕相缠的魂魄，时而依偎，时而躲藏，在夜的帷幕下追逐嬉戏。

风瞧见了，恶作剧般卷来乌云，顷刻间淹没了星辰，也隐去了霞光。天幕骤然暗沉，星河失色，他们再寻不见彼此。星星在黑暗中发了狂地寻找，霞光则将手臂伸向虚无的夜空，拼命地伸展，再伸展，直到指尖发颤——却始终触不到那颗星。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会长治分会推荐)